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經濟錄卷四十七八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桒

謄錄監生臣王貽桂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經濟録卷四十七

明 黄訓 編

刑部 題奏雜論

題平大法事 林俊

陝西清吏司案呈先為建言民患事該巡按直隷監察御史陳實參稱内史葛景盧佐違法事情該本部覆題奉聖旨葛景盧佐糜費廩給占用夫船本當提問且饒

這遭欽此又為乞治倚勢挾讐陷死平人免犯以公法令事該刑科給事中劉濟等糸稱先鎮守太監劉實并伊弟錦衣衛中所副千户劉文挾讐誣陷等因該本部覆題節該奉聖旨劉文已有了旨劉實既去任都免提問欽此又該河南清吏司案呈皇城守衛事該犯人梅清招稱西中等門左少監李舉用内使范寶薛安奉御劉孟陽强索贓銀等情該本部覆題節該奉聖旨李舉用等不必提都着司禮監奏請發落欽此又該廣東清

吏司案呈為陳情辯明分豁誣害事該本部題看得內
官監右監丞劉景爵李文昌長隨劉景暈陽和史監張
馳保內使㲄受劉景爵李囊强索財物合行提究等因
節該奉聖旨李文昌等不必提着司禮監奏請發落欽
此又該廣西清吏司案呈為守衛事該給事中王瑄等
祭稱長隨李文賢於金水河內渰死家人李僾子等因
該本部覆題奉聖旨死的已相視明白了合該官員都
免提問欽此欽遵看得內使葛景盧佐强索廩給占用

夫船羅織挾騙倚勢賤買千户劉文爭占樂婦挾讐陷死田瀾太監劉實聽信撥置煅鍊害人俱難輕貸左少監李舉用内使范寶薛安奉御劉孟陽剥削軍士索要贓銀右監丞李文昌等承委督工强索財物長隨李文賢禁密之地渰死人命俱屬違法律當提問令俱奉欽依免提不必提不惟廢法長姦亦且事難歸結合呈查處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竊惟法立於祖宗守於陛下而奉行於法官漢武侯曰宫中府中俱為一體不宜偏私使

內外異法所以防官邪齊民志也今法干於內臣至內臣之親屬者皆得饒免是法獨行於外而不行於內陛下神化之妙左右自皆革心萬一作奸犯科而無法制之是教之使犯其流安可止耶夫人情不甚相遠論細謹內臣豈無論輕縱外臣難免惟外臣有六年之考察三年之黜陟科道之糾劾撫按二司守巡之推擊一干吏議終身不敘大約三數年間沙汰而去者不下三五千人是皆內臣所無故法易犯而事無大小又須具奏

故祇見叅論之多若偏於外臣者實非敢輕重其間也所據前項内臣似宜各下法司明正其罪罪之不當自宜廢不法之官不宜廢祖宗之法而司禮奏請發落亦須獄上方下其奏與凡貴戚之臣一無所假則奉上無私晝一不二疏戚内外皆無越我防制之中相率遷善以圖干予政泰和之治成矣若彼此猜疑殆非國家之福亦非内外臣之利也臣等無任勤綣緣係平大法以召大和事理未敢擅便謹題奉聖旨已各有旨了欽此

題訪獲事

林俊

錦衣衛鎮撫司題稱少監王玘等軍匠陳俊等并任氏偷盜內府財物緣由奉聖旨是陳俊并任氏送法司擬了罪來說王玘等送司禮監奏請發落未獲的着挨拏送問守門守衛內外官軍本當查究但旣無的記日期罷張德王等饒他欽此欽遵將陳俊等開送前來各問罪送大理寺待報發落外該本部看得內府嚴密之地內監親近之臣而內庫之儲付以監守責亦專矣不謂王

玘盧能韋祥霍通韋訓范誨蒙浩孫忠李忠董鏞息堂
王廷佑甄得李進大肆姦貪串同陳俊等恣意侵盜銀
共二千七十九兩紵絲絹布共一千餘疋紵絲紬絹衣
服共二百領又有金紐玉束等物夫一時侵盜如是平
時侵盜何如一起事發如是各起未事發何如中間侵
隱又有不可以數計者夫當正德蠱極之時嘉靖起而
應亨嘉之會豹房等財物天意為中興積也而道路相
傳多見侵沒今被該廠訪出宜示大戒顧乃得送司禮

監奏請發落夫以近日内臣有犯不付有司猶非大盜
尚為失刑令王玘等大盜容不付有司邪成化間刑部
陝西司一起内使張來保盜彰德宫財物計贓約銀百
兩問擬盜内府財物斬罪奏奉憲宗皇帝聖旨即押赴
市曹處決掌宫太監被累知罪人不行捕告亦發南海
子充淨軍夫彰德之財猶私財也尚示大戒内府公家
之積内而大禮外而大費皆是乎出不示大戒誠恐江
河不足以實漏巵群盜效尤國計一空其奬可勝道耶

書云君曰辟曰宥臣曰勿辟勿宥言不當徇君以為生殺惟當審輕重之中此法官萬世訓也臣等為國守法豈容忍默以漏大姦所據王玘盧能等一十八員名似宜下之有司明正其罪太監張德玉等及該直守門守衛內外官軍亦各查究如律庶羣姦屏息積弊一清緣王玘張德玉等俱內臣及係治盜臣以防耗國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奉聖旨是王玘等已各打五十降小火者發南京打更了張德玉并該日守門守衛內外官軍

已有了旨了欽此

重惜事體以正朝廷疏

近該東廠太監芮景賢受民人趙紀詞狀奏奉欽依差錦衣衛官校拏解知府郭九臯等來京問理一事已經科道官連日抗章糾正其失節奉聖旨未賜允納昨者又奉聖旨趙紀所告係干人命重情又贓私數多特差官校拏解來京待解到之日朝廷自有處置你每如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據趙紀告稱因定國公

家奏陳土豪久隱功田被知府郭九皋問發伊男趙學
充軍乃訐懇九皋并同知張守接受馬甫廣等金銀致
死人命等情臣查得定國公徐光祚於去年實有此奏
奉欽依着撫按官會同原差科道部屬官選委公正人
員審勘明白議處停當來說欽此該巡撫順天等府地
方右副都御史孟春巡按監察御史郭楠實會同臣與
監察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行委知府郭九皋
同知張守將定國公奏內事情從公查勘續據該府勘

明申稱奸民趙紀違例投獻捏稱馬甫廣等霸占等因
已經都御史孟春會同具題外據今趙紀所告前事則
是掇拾原勘官員中間似有依憑城社之迹奸弊顯著
法所當懲奈何反開告訐之門遽興㛐官之獄況朝廷
設官分職自有定制臣下奉法任事各有常守今天下
一應詞訟內則從三法司外則從按察司及撫按衙門
祖宗以來守為成法況東廠原奉勑諭責在緝事專為
京城其永平府係直隸地方遠在千里縱干人命贓私

自屬彼處撫按衙門東廠委的不應受理又不當輒與
聞奏趙紀縱有寃枉重情自當赴本管上司陳訴若有
見監人犯亦各具本奏行法司不應驀赴東廠首告令
芮景賢昧於事體輒受民詞既以聞之陛下一時未察
不直付之所司輒差官校拏解令日舉措委於事體非
宜且陛下之言曰待拏解到日朝廷自有處置臣謂朝
廷處置亦惟有法而已令拏解之舉已為法外之事臣
未見法外行事而可以服天下者也且朝廷行政貴識

體要人主為治宜攬大綱即使郭九皋拏解到日鞫問貪酷是實陛下猶不免以天子之尊下侵有司之事頗類苛察足傷大體設或趙紀所告涉虛九皋被逮而死則虧損聖德孰任其咎今據紀一面之詞未經勘鞫真偽不辨而九皋先已褫奪衣冠身就縲絏道路興嗟甚非美事風聞四方人人解體恐非國家待士夫之道也況此事根因原屬撫按衙門所告情詞牽連人犯頗重徒使拏解到京終是難於結斷萬一盡屬虛謬於朝廷

所損非輕臣愚欲乞陛下俯垂明察示人至公無主先入之言勿與臣下爭勝特降明旨將知府郭九皋提解永平府聽理將趙紀所告事情選差刑部錦衣衛官各一員前去會同北直隸撫按官逐一體勘待勘得九皋等贓私是實人命果真然後拏解前來處以重典以為天下貪酷官員之戒實未為晚若趙紀所告事出誣罔則亂法之姦罪在不赦亦乞朝廷從重處治用懲頑梗如此則事理不失法令自行議論自息朝廷正而人心安矣

臣冒昧進言無任隕越伏惟陛下留神省察則公道幸甚

應詔陳言以弭災異事 汪鋐

廣東道監察御史呈刑科抄出臣鋐等題前事奉聖旨還會議明白歸一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道案照先該本道呈刑科抄出刑部尚書許瓚奏前事欽蒙勑諭近來遠近之民餓殍盈途死亡流離無筭聞諸奏報實用憂傷爾部院大臣百司庶僚之首不可不加勉刑獄重

事人命所關其情弊多端最難條數甚傷和氣法司推議奏請臣聞命驚惕措躬無地切惟天人本一理感召無二致變不虛生惟人所致君以承天大君天地之宗子大臣宗子之家相大君總理於上羣臣分理於下臣職舉則庶政修而人君享垂拱之休和氣應而禎祥至矣臣職廢則庶政隳而人君負宵旰之勞沴氣應變災生矣恭惟皇上以大聖至仁之質懷敬天法祖之誠求賢納諫勤學好文念百姓之饑寒則賑濟救拔之恩屢

頒憂邊方之多難則安輯禦攘之策累行近因四方有
災沴之奏天時失雨暘之宜心切焦勞省躬自責以誠
意應天變以實德率臣工詔諭諄切期與臣工共圖治
理令各條陳弭災事宜愛民求治之心雖二帝三王不
過是也臣以謭薄之資庸陋之器職忝司刑才不勝任
深懼無以仰答聖明慎重刑獄之盛心致災之由獨臣
為最謹以職守所關條陳四事上瀆宸聰大義欲求仰
體聖明欽恤仁愛之厚而識見短淺未敢自謂可以裨

治理而回天變也伏惟聖明俯賜容納採擇施行等因
奉聖旨着都察院大理寺還參詳律例通行會議停當
來說欽此已經呈院議覆去後今奉前旨呈乞會議施
行等因具呈到院案照先為前事該本官奏奉前旨臣
等已將所奏會同大理寺卿葛浩等詳議覆題去後今
奉前旨臣等覆會同大理寺卿葛浩等參詳律例會議
明白開列前件對款覆題合候命下查照施行惟復別
有定奪緣係應詔陳言以弭災異及先奉欽依着都察

院大理寺還參詳律例通行會議停當來說并今奉欽依還會議明白歸一來說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一禁囂訟以安良善　前件查得大明律內一欵凡誣告人笞罪者加所誣罪二等流徒杖罪加所誣罪三等各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若所誣徒罪人已役流罪人已配雖經改正放回驗日於犯人名下追徵用其路費給還若曾經典賣田宅着落犯人備價取贖因而致死隨行有服親屬一人者絞將犯人財產一

半斷付被誣之人至死罪所誣之人已決者反坐以死未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役三年又查得一款凡教唆詞訟及為人作詞狀增減情罪誣告人者與犯人同罪若受雇誣告人者與自誣告同受財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又一款凡誣告人充軍民告抵充軍役軍告發邊衛充軍又一款内稱若冒認及誆賺局騙拐帶人財物者亦計贓准竊盜論免刺又一款凡恐嚇取人財物者計贓准竊盜論加一等免刺又

查得問刑條例一款一軍民人等干己詞訟若無故不行親齎并隱下壯丁故令老幼殘疾婦女家人抱齎奏訴者俱各立案不行仍提本身或壯丁問罪又一款凡將本狀用財雇寄與人赴京奏訴者并兜攬受雇受寄之人屬有司者發口外為民屬軍衛所者俱發邊衛充軍原詞立案不行又一款在外刁徒身背黃袱頭插黃旗口稱奏訴直入衙門挾制官吏者所在官司就拏送問若係干自己事情及有寃枉者

照常發落不係干己事情别無寃枉并追究主使之人一體問罪屬軍衛者俱發邊衛充軍屬有司者俱發口外為民又一款代人捏寫本狀教唆扛幫赴京及赴巡撫巡按并按察司官處各奏告叛逆等項機密强盜人命重事不實并全誣十人以上者俱發邊衛充軍又一款一朝覲聽選給由等項人員及解送軍匠物料聽奏儀賓會試舉人歲貢生員人等到京若在京及原籍來京一應親識閒雜人等設法奏

告欺詐嚇取財物者問罪枷號一箇月發落原詞立案不行欽此前項律例不爲不嚴法網不爲不密但經行既久人心玩慢以致近日刁風大起如楊孝丁鑑之徒造爲刁詐之術肆行輦轂之下變詐多端效尤日廣誠有如本官之論者若不通行禁約何以杜塞將來臣等會議得前項律例事理合候命下通行兩京内外大小問刑緝事衙門一面通行申明禁約一面多方緝捕拏問以杜弊源但其間又稱及行通

政司收受本狀審有雇替冒名奸徒即便嚴繫送問
本狀不許封進一節會議得通政使司之設本為出
納帝命通達下情以防壅蔽今稱嚴繫送問本狀不
許封進恐長壅蔽之漸又查得大明會典内稱一應
奏告詞狀中間看係革前并不干已事及審出添揑
等詞若情係不該奏告就於本後明白叅出授送法
司該道再加詳審立案不行欽此亦未明言本狀不
許封進又查得洪武十四年事例本司職專出納與

內外諸司俱無文移有徑行本司者以違制論欽此

俱與本官奏詞不合擬合照舊施行

一求實情以釋冤枉　前件臣等會議得大明律刑律

盜賊項下二十八條其間条条以得財不得財為言

又一條云凡盜公取竊取皆為盜器物錢帛之類須

移徙已離盜所珠玉寶貨之類據入手隱藏縱未將

行亦是其木石重器非人力所勝雖移本處未馱載

間猶未成盜馬牛駝驢之類須出欄圈鷹犬之類須

専制在已乃成為盜人命項下二十條其間有成傷輕重之等有保辜限期之文犯姦項下一十條有曰其非姦所捕獲及指姦者勿論若姦婦有孕罪坐本婦鹽法項下一十二條有曰若事發止理見獲人鹽當該官司不許展轉指攀違者以故出入人罪論至於枉法嚇騙律雖不言過送亦必事迹顯明原贓追出然後科罪又查得問刑條內一款鬬毆傷人辜限内不平復延至限外而死情真是實者仍擬死罪奏

請定奪欽此律例詳明纖毫不謬夫何內外問刑衙門官員或律例不明而假手吏胥或昭鑒不真而苟且成獄或拘泥成案或迴避嫌疑惟知事便於巳不思罪枉於人誠有如本官所言者合候命下之日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推問囚犯招情一如本官所擬人命必審問苦主驗對屍傷盜賊必審勘失主追驗真贓受贓充軍必求過付見証之人姦情私鹽必求見發捕獲之情如屍傷不對失主未到或不知名

失主或不知名地方或不知名失記名過付見証之人或指誣姦情攀告私鹽等項俱不許成招問罪或事不可結正者奏請定奪如有前項含糊不明招詳到部俱照臣等前奏奉欽明憲綱事理查其回繳招由初次欠允駁回再問二次欠允具實条劾其在外撫按衙門遇到所屬呈到招由欠明者亦照前駁勘二次欠明者亦許指實条劾庶不致事枉人冤以傷和氣其兇徒打死人命即將本屍付之水火强盗在野馳

驟拒敵傷人或夥打流賊見被擒獲審問明白者則
又不在檢屍追贜常例之中而死有餘辜無容議矣
其稱皇上總攬萬幾親閱章奏或遇有此等獄情特
下詔仍令原問衙門回答具奏無非欽恤刑獄至意
伏乞聖明隨宜俯就裁奪施行不勝幸甚
一明律意以平罪犯　前件臣等會議得人之犯罪情
節未能皆一而併贜計贜律意各有攸當所謂併贜
者其欵有三如曰凡竊盜已行而但得財者以一主

為重併贓論罪為從者各減一等刺竊盜二字此一款也又曰凡監臨主守自盜倉庫錢糧等物不分首從併贓論罪刺盜官物三字此二款也又曰凡常人盜倉庫錢糧等物但得財者不分首從併贓論罪刺盜官物三字此三款也所謂計贓者其款有十如曰凡白晝搶奪人財物計贓重者加竊盜罪二等為從各減一等刺字此一款也又曰凡盜牛馬驢騾猪羊鷄犬鵝鴨者並計贓以竊盜論刺字此二款也又曰

凡盜田野穀麥菜菓及無人看守器物者並計贓准竊盜論免刺此三款也又曰凡恐嚇取人財物者計贓准竊盜論加一等免刺此四款也又曰凡用計詐欺官私以取人財物者亦計贓准竊盜論具免刺此五款也又曰知強竊盜後而分贓者計其所分贓准竊盜為從論免刺此六款也又曰凡棄毀人器物及毀伐樹木稼穡者計贓准竊盜論免刺官物加二等此七款也又曰凡官吏受財者計贓科斷說事過錢有贓者計贓從重論

此八款也又曰凡監臨官吏挾勢及豪强之人求索借貸所部内財物者計贓准不枉法論此九款也又曰凡有司官吏人等非奉上司明文因公擅自科斂所部内財物及管軍官吏總旗小旗科斂軍人錢糧賞賜入已者並計贓以枉法論其非因公務科斂人財物入已者計贓以不枉法論此十款也夫曰併贓是併衆人之贓而通作一處論也曰計贓是計各人入已之贓而各自一人論也此律之文義甚是明白本無可疑但計贓之

中如十人共奪銀一兩則又不得不併論如三人盜一馬五人盜一牛則亦不得不併論又如三人共毁一棹五人共毁一牀則亦不得不併論議者因此往往致疑謂計贓通當以併贓論也臣等看得律之言併言計其文自殊今比而同之未免有失律意人之情犯不同而律意亦如化工隨物賦形自不拘一合候命下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但遇律文稱併贓者則以併論稱計贓者則以計論其計贓之中有不得不併

者則亦以併論如此則與律意自不相背而於人情亦無不當矣

一清刑禁以廣仁政　前件臣等查得大明律內一款凡獄囚情犯已完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審錄無寃別無追勘事理應斷決者限三日內斷決應起發者限十日內起發若限外不斷決不起發者當該官吏三日笞二十每三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因而淹禁致死者若囚該死罪杖六十流罪杖八十徒罪杖一

百杖罪以下杖六十徒一年又一條云凡獄囚應請給衣糧醫藥而不請給患病應脫去枷鎖紐而不脫去應保管出外而不保管應聽家人入視而不聽司獄官典獄卒笞五十因而致死者若囚該死罪杖六十流罪杖八十徒罪杖一百杖罪以下杖六十徒一年提牢官知而不舉者與同罪若已申禀上司不即施行者一日笞一十每一日加一等罪止笞四十因而致死者若囚該死罪杖六十流罪杖八十徒罪杖

一百杖罪以下杖六十徒一年又一欵云凡婦人犯罪除犯姦及死罪收禁外其餘雜犯責付本夫收管如無夫者責付有服親屬鄰里保管隨衙聽候不許一槩監禁違者笞四十及查得嘉靖三年四月十九日詔書内一欵一兩京法司及外問刑衙門近年以來軍民詞訟不行即時問理又聽犯人展轉攀扯以致淹禁日久因而病死者往往有之寃抑不伸致傷和氣今後務要上緊問結毋致枉濫又查得嘉靖六

年二月十三日詔書內一欵一兩京法司及在外問
刑衙門受理詞訟不許聽犯人展轉攀扯以致淹禁
枉濫及酷刑搒打致傷人命有故違者在京許科道
官在外聽撫按官訪挨查照律例從重問擬發落又
一欵一刑獄未明人情所苦近來各處問刑衙門監
禁強盜人命未決及充軍追贓人犯有疑似不明真
偽未分者蓋緣起初原問官司或執偏見或肆貪酷
不加詳慎有因刑逼坐贓者有因同姓名誤坐者草次

取供遂成案卷豪猾者反以僥倖脫網良善者乃以無辜受禍以後歲月漸遠官吏屢經拘成案者不肯與辯避嫌疑者不敢與辯結憤牢獄實傷和氣都察院便行移與各處巡按及審録官各秉至公勿拘成案勿避嫌疑的見冤枉即與辯理情重者奏請定奪以雪民冤欽此前項律例雖詳而有司視為故紙叨禄俸以偷安視人命如草芥深為可惡合候命下通將本官所議及前律例詔旨再行申明遵守今後問

理詞訟或緊關人犯已到不即決斷聽從牽提無干人衆或輕犯到久候提緊關人犯久禁不行召保及男子不係徒犯重贓婦人不係逃走重刑一槩濫禁致使枉死被汚者在内聽科道官在外聽撫按官指實參奏其稱兩京冬至以後立春以前四十五日之間應該枷號人犯比照天氣暄熱欽恤盲意其各開奏取自上裁法司通行酌量奏請一節蓋謂盛寒盛暑枷號均為不堪而盛寒尤甚合候命下今後自冬至

以至立春四十五日之内但有應得枷號人犯暫且停止召保在外候至立春以後照例枷號如此則法無輕縱而人情亦堪矣嘉靖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奉聖旨是准議行

題為計處淨身以圖善後事 汪鋐

巡視五城監察御史汪似等各將查審過淨身男子王堂等共八千七百一十二名陸續開具到院案查先准禮部咨為孤苦至極以無歸着再乞天恩垂蘇生命事

該本部題看得順天等府宛平等縣軍民等籍淨身男子王堂等三千五百一十五名連名奏稱各無歸處乞要收用一節為照古者大刑有五其一曰宮而成周酒人漿人醢人染人之射類用奄寺蓋先王不忍以罪辜棄人而復收恤之以藉用其力我朝內府監局掌以中人悉如周典而自宮禁例至以不孝論死其欲保全人道正先王以生道殺人之意但宣德正統以來宦臣收入漸多及武宗之世日益昌熾錦衣玉食之榮上擬王

者為之弟姪者往往坐獲封拜而蒼頭廝養亦復紆金衣紫是以閭閻小民朶頤富貴往往自殘形體以希進用當時收充海户者幾萬人歲縻月糧不可勝計恭遇皇上御極裁革殆盡數年以來饑寒死亡日漸凋耗即今見在者不過三四千人今王堂等私自淨身雖於禁例有違但自經裁革以來無所棲泊王府功臣之家既不敢犯法私用民間又不敢違禁隱藏以致上無富貴之圖下無衣食之計流落狼狽凍餒切身甚者肱篋穿

垣以圖口腹及其求食不得則又糾朋聚黨叫號街衢
擊鼓排闥控訴苦楚皇上蓋嘗數下驅逐之令示之極
刑而旋去旋來略不畏死是豈得已之情哉先王之仁
不忍使一物之不得其所矧於此屬之情亦甚可憫況
令上林苑南海子灌畦牧獸俱各乏人即欲量為收用
亦不為過但恐奏内之人數多有虛揑姓名以希頂補
而在外不曾投告官司者尚多未經查審明白難便一
槩混收合候命下行令巡視御史督同五城兵馬指揮

等官將見在淨身男子逐一點視比照奏内姓名有無
虚揑備查的確數目及各人年歲貫址定限三月十五
日以前開報本部仍會同司禮監官備查先年收充海
戶事例從長議處請自上裁如果見在人數比之先年
不甚泛濫即將王堂等收充海戶供役食糧其王府及
在京貴主之家但有缺乏内臣供事者許其具奏前來
照例差遣其三月十五日以後 如有陸續前來奏擾者
即係前項虚揑姓名頂補人數查照弘治十三年事例

定發邊遠充軍仍行都察院轉行各處巡按御史出榜禁約私自淨身之人俱照弘治五年事例本犯及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邊遠充軍兩隣及歇家不舉者同罪巡按御史仍取具合屬府州縣以及衛所等官不違依准定擬期限繳送本部以憑查考如所屬地方再有淨身之人本管官吏一體參治庶法令嚴重而人不敢輕犯矣等因題奉聖旨是依擬行欽此欽遵備咨到院已經通行欽遵劄仰巡視五城監察御史督同查審去後

今據開送前來除照名咨送該部施行外臣等照得永樂宣德正統弘治以來淨身禁例不為不嚴但禁令方行旋復收用不能堅守其禁是以禁雖嚴而人往往犯之猶如無禁也查得嘉靖七年節奉明旨這淨身男子着原籍官司鈐束在家生理但有赴京奏擾的拏問重治不饒嘉靖八年復節奉明旨這淨身男子余瑾等一千三百六十二名已經題准發五城查審年力精壯准發各王府供役其老弱嚴加鈐束若縱令入京再行奏

擾一體叅究重治續到范玹等一千餘名不係原奉旨
收發之數乃敢聞風聚衆觀望告擾着巡捕將官及五
城兵馬會同盡行驅逐出城也給與執照着各回原
籍九門官軍今後務要着實把守盤詰再有擁衆入城
不聽阻遏的即報巡捕及五城官捉拏送官問罪處死
都察院還通行各該有司申明舊例令後若有私自淨
身的本身并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邊遠充軍兩隣里
老不舉的各治以罪有司官不行關防撫按衙門叅治

降調欽此臣等仰見皇上嚴為此禁確守不移正以監先年旋禁旋收之弊不為因前苟且姑息之政於以保全人道於以消弭禍患憂深慮遠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乃令復奉明旨依擬收用豈皇上之得已哉是蓋天地好生之德欲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無一夫不被其澤耳臣等又復何言但今日之收與前日之禁似相背馳未免復蹈先年旋禁旋收之轍人見令之不信無所畏憚則覬覦富貴之念未免復萌而殘毀形體之

事自不容已殆恐今日收用一千則明日民間又復增淨身一千矣今日收用一萬則明日民間又復增淨身一萬矣令之不信雖咬釘嚼鐵無補也且該部原題謂見在者不過三四千人今數幾至一萬以萬人而聚食於一處升斗之糧不足以滿其欲勢之所至將若之何況復源源而來有不可限量者哉古人有云蝮蛇一螫手壯士遂解腕盖言忍痛以避毒也若姑息一手則其毒將遍及於一身不可救藥矣伏望皇上深思遠慮斷

自聖衷勅下該部從長計處設為良法以散其衆不急不徐務使令之必行禁之必止消禍於方萌弭患於未形斯為善後之圖大聖人至仁至義之施也臣等不勝惓惓縁係計處淨身以圖善後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嘉靖十一年四月十七日題十九日奉聖旨是這私自淨身男子明犯律條且先朝冗食已都有詔旨查革了節次糾衆來京奏擾又累有明旨驅遣禁約禮部各給與票帖令各回原籍生理如何却又來京奏擾動以萬

計御等所奏實為國家深長之慮禮部還查詔旨計處停當來說不可務為姑息以貽後患

題為反獄事 汪鋐

福建道監察御史呈刑科抄出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施山鎮守福建地方兼管市舶司事內官監左少監師章各奏前事奉聖旨都察院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通抄出到道具呈到院臣等看得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施山鎮守福建地方內官監左少監師章各奏稱侯官縣監侯

人命强盜重犯盧堅等十九名執持刀斧反獄殺死左布政使查約右叅議楊瑀都指揮王翶知縣黎文會按察司經歷周煥又打開福州府及懷安縣門進入各監内將斬絞重囚犯張九等五十七名一同反出打開城門殺死把門百户及民兵郭清等賊衆方行逃走副使郭持平等陸續擒捕及叅奏巡捕指揮仲欽等不行嚴謹防捕一節為照福建省城設有都布按三司并一府三衛三縣等衙門各該掌印佐貳等官俱各在任又有

巡按御史及鎮守内臣同在一城令倏官縣監囚犯一旦執持刀斧公然反出殺死方面大臣刼放府縣囚犯殺死門官民兵一齊奔逸如出無人之境則上而鎮守三司法令廢弛下而府衛縣官職業不修居然可見及照布按二司監并府監俱設有司獄官吏及獄卒數十人以上關防猶自嚴謹令重犯不收司府監而收縣監則經該官吏其情弊亦自可知再照前項重犯招内既稱情真怕死然前此會審却乃不行處決朦朧監禁則

巡按御史及三司掌印等官豈能辭責臣等又訪得亂作之時御史及三司等官或踰垣或投入民居各四散奔走藏躲損失威重莫此為尤且無辜之民横罹鋒鏑者不下六七十人賊首奔遯未獲奏報情詞未真人心洶洶誠有如都給事中趙廷瑞之所參者查得廵視浙江等處都御史胡璉見已到任本院欲候命下備咨本官行令上緊親詣福建地方將前項反獄事情從公查勘要見反獄囚犯何年監禁何官問理因何不收司府

監而收縣監因何遷延不行處決即令斬獲者是否真正其奔逸賊首林汝美車卜二等有無捕獲軍民被殺的有若干名口各賊行過鄉村曾否殺擄人財務要一一從公勘問明白分别各該貽患失事等項官員罪犯輕重及將擒捕效勞人員分别功罪查被殺左布政查約應恤緣由一併奏請施行緣係反獄及奉欽依都察院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奉聖旨是

請辯馮恩罪狀疏　王廷相

嘉靖十四年四月十七日該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聖
旨如今天氣暄熱而法司并錦衣衛見監囚犯笞罪無
干的放了徒流以下便減等擬審發落重囚情可矜疑
并枷號的都寫來看欽此欽遵仰見我皇上好生之德
與天同體臣備員法司敢不祗承休命以奉宣德意乎
臣於去年會同吏部尚書汪鋐等奉命審録罪囚審得
刑部犯人馮恩犯該上言大臣德政斬罪臣與鋐等以
本犯罪狀與律不類情實可矜擬以有詞再問伏蒙聖

旨依擬令已數月矣未見刑部再問明白擬奏今者又
奉欽恤之命臣乃執法之官若隱忍不言致使皇上欽
恤之仁不被於下厥罪深重焉用執法爲哉臣伏覩皇
明祖訓有云凡官員士庶人等敢有上書陳言大臣德
政務要鞫問情由明白處罪本註云如漢王莽爲相操
弄威福平帝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莽不
受吏民上書頌莽功德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
十二人遂至威權歸莽傾移漢祚大明律條意亦同此

切惟聖祖垂訓制律之意慮恐後世宰執姦邪暗邀人心以危社稷故耳令馮恩所犯情狀揆之於此實不相類何以言之尚書汪鋐掌都察院之日恩曾挾私妄劾鋐及鋐轉陞吏部尚書恩之意以鋐必害已故先為論列以制鋐不敢發且波及一二輔臣以示其非私劾鋐此小人之心而量君子之腹者也跡其情狀誠為可惡至於舉論尚書夏言王憲等之賢亦不過假藉言官論列之公以濟其害鋐之私耳比諸稱頌王莽功德本不相類

臣與鉉等擬以有詞再問者此也伏乞陛下矜憐之臣

又聞之前輩有云我朝祖宗以來有三美政皆前代所

不及不與異域和親一也不使外戚與政二也不以論

諫殺言官三也夫言官人主之耳目也耳目聰明不致

蒙蔽則人主洞燭姦邪萬里畢照社稷之福也故古聖

王之於言官言善則行言不善則優容之所以廣聰明

而鎮姦回也言官至於殺戮則臺諫之臣莫不括囊惜

命矣誰復敢犯危而言之夫姦邪無種乘便乃生使言

官畏禍而緘默以自保此匪人得志之秋也蒙蔽奪其聰明姦黨隱於肘腋人主孤立無所聞見豈不危哉我祖宗以來不殺言官大義以此伏惟陛下鑒察之且憑恩狂妄小人殺之亦何足惜但係朝政之大為可惜耳伏望陛下再勑刑部議擬律義與恩所犯情跡果合與否再行具奏上請定奪則皇上欽恤之仁不致遺漏而可矜之囚亦得以被其更生之澤矣臣不勝幸甚緣係擬明律義矜人命以重欽恤恩例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治要　方孝孺

無法不足以治天下而天下非法所能治也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威服於是寓革姦剗暴之意於疎緩不切之為使民優柔揖讓於其間莫不兢然有自重知恥之心未見鈇鉞而畏威未見鞫訊而遠罪潛脩黙改於田里之中若有臨而督之者彼豈恃區區之法哉法之為用淺陋而易知民之為情深詭而難測以難測之情視

易知之法法已窮而其變未已未有不為竊笑而陰誹者也善用法者常使民聞吾法之不可犯而不使民知吾法之果可畏夫人祇天而懼帝者以其威不可測而未嘗親見其誅殛也如使鬼神臨人之庭捽人而擊之則愚夫鄙婦皆思持梃而逐之矣其何畏之有欲人之重犯乎法在乎不輕用法於民吾視殺戮為輕刑而數用之彼將輕吾之殺戮而數犯之矣吾視笞罵為大辱而重施之彼亦以笞罵為足恥而畏避之矣得其要術

者能使民畏笞罵為殺戮不得其要者刑人接於市而人談笑犯法不為之少衰人惟以死為足重也故知樂其生知生之樂也故凡可以賊身害名之事慎忌而不為使皆不愛其死則將紛然鶩肆馳逐於法令之外趨死而不顧雖有法何足以制之聖人之治不恃斯民畏吾之法而恃其畏乎名不恃其畏乎名而恃其畏乎義夫纊冠素組玄冠縞武與坐之嘉石而晝其衣施之人身非有毁形傷膚之慘也而使惰游之士不齒之人與

罹乎法者服之則慙悔愧恨與被木索嬰金鐵者無異此何必刑哉加之以其辱固甚於刑矣孝友睦婣任恤先王以是數者勸天下之民非能家說而人誘之也而人以能是為榮不能是為辱書之黨正族師之籍如受命於王庭而就刑於司寇其心達乎義故知畏乎義而惟恐或違之也事固有類乎不急而至要為用甚微而為化甚博者聖人常以是寓夫御世治民之精意使民奔走慕悅無所厭倦而不自知其由世俗不之察以為

迂遠而不若用法之有功則過矣人主莫不欲人之興
於孝悌禮讓也而人不免悖德而蔑教莫不欲吏之奉
職而循理也而吏不免怠肆而迂僻則法果可以禁之
乎法加人之肢體而不從而謂虛名可以服其心若不
近人之情而理有所宜然者不可不察也二人治家一
以變色不言為怒一以箠撻詬罵為怒自其嚴者言以
變色不言者為不肅矣示其怒者雖異而其為怒則同
人見其色之不易變也於其偶發乎面其畏且懼與箠

撻何擇哉故法不必嚴在示其意向而已辱莫大於不得同於恒人觴舉坐以酒而飲一人水其愧甚於刑及其身恥為醉酒者所輕笑也良淑之民皆冠緇布德為民所尊者加識别之行為人所卑者使不與恒民齊則民莫不修其所可尊而去其所可卑者矣吏以廉稱者歸則服其服不能以義退者異其服以媿之則莫不盡其職矣推是類也等其田里别其室廬使民無貴賤以德之髙下為貴賤仕無崇卑以政之廣狹為崇卑有罪

者始則異其冠服次則殊其里居如是而不悛則誠不可與為善矣然後刑戮加焉人知刑罰果出於不得已行於果不可不怨也必能自重其身知罹乎法者為可恥而禮義之俗成矣夫苟可以變易風俗雖有甚難至遠之事先王之所樂為也況其易者乎易者忽之以為跡而不屑為難者重之以為高而不敢為則是聖人之道終無適而行也悲夫

制刑獄之具一　丘濬

臣按自文帝廢肉刑至是葢三百年一旦欲復之難矣孔融之議專為惜人是即所謂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者也肉刑有五宫居其一乃其中尤慘者也四刑止毒其身宫刑乃絶其世人之有生承傳禪續其來有非一世而一旦絶之于其身豈非人生大慘哉自漢文帝廢肉刑後有議欲復之者仁人君子必痛止之夫於人之有罪者尚不忍戕其生絶其世乃有一種悖天無親之徒自宫其身以求進以祖宗百世之脤雲仍萬世之

傳而易一身之富寵歲月如流人生幾何胡不思之甚耶愚民無知而自落陷穽上之人亦恬然視之而不知禁止何哉茲亦斁彝倫敗風化感傷和氣之一端有國者嚴為之禁而罪其主使用力之人是亦不忍人之政之大者也

制刑獄之具二　丘濬

臣按唐虞三代以來俱用肉刑至漢文帝始廢肉刑用笞其原蓋權輿虞刑之鞭扑也除死罪外自墨劓以下

率以笞代之然未為笞令所箠之具無常物所箠之處無定在景帝定箠令箠之制始用竹箠之處專在臀魏晉南北朝其君臣仁暴不同其俗尚厚薄不一其所用刑各有不同隋文帝始定為令之五刑凡前代拷訊之具若夫捧束杖車輻鞵底之類盡除不用唐宋因之制為刑具各有等第本朝於大明律卷首作為横圖以紀獄具笞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徑一分七釐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徑三分五釐以上皆以荊為之長俱

三尺五寸枷以乾木為之長五尺五寸頭闊一尺五寸死罪二十五斤徒流杖以下有差杻長一尺六寸厚一寸鐵索長一丈鐐重二斤凡為笞杖皆削去節目用官降較勘如式然後用之不許用筋膠諸物裝釘應決者用小頭臀受其大小厚薄視唐略等比宋則尤為輕焉祖宗好生之仁雖為惡之罪人惟恐或有所傷而為之薄刑也如此是以仁恩厚德浹於民心百年於茲近年以來乃有等酷虐之吏恣為刑具如夾棍腦箍烙鐵之

類名數不一非獨有以違祖宗之法實有以傷天地之和伏乞聖明申明舊制凡内外有因襲承用者悉令棄毀然禁之必自内始敢有仍前故用即以所製者加之庶使太祖皇帝慎罰之意恤刑之仁所以著於律文者萬世之下咸如一日所以恢皇仁於九有綿國祚於萬年者端在於斯

明流贖之意 丘濬

臣按自廢肉刑之後惟宫一刑尚存然多取反叛餘孽

為之亦或有生而隱宮及自宮以求進者官府不以為刑也唐初雖斷右趾太宗以為肉刑久除不忍復而房玄齡亦謂今肉刑既廢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又刖人足是六刑也於是除之宋人於令五刑之外又為刺配之法豈非所謂六刑乎聚罪廢無聊之人於牢城之中使之合羣以構怨其憤憤不平之心無所於洩心中之意雖欲自新而面上之文已不可去其亡去為盜挺起為亂又何怪哉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迄不能制

之是皆剌配之徒在在而有以為之耳目也

慎眚災之赦　丘濬

臣按赦之為言釋其罪之謂也後世之赦乃以蠲逋負舉隱逸廕子孫封祖考甚至立法制行禁令皆於赦令行焉失古人眚災肆赦赦過宥罪之意矣臣愚以為赦令之頒宥罪之外蠲逋減税省刑已責弛工罷役寛征招亡凡寛民惠下之道因赦而行可也非此屬也一切付之有司行焉凡夫赦文之初作條件之初擬也必須

會集執政大臣各擬所司合行條貫從公計議必於律例無礙必於事體無違必於人情不拂斷然必可行的然必無弊如蠲逋也其物必可除後決不至於復追如寛征也其事必可已後決不至於再作其文意必不至觧而兩通其前後必不至言而相戾既處置其事宜復講解其文理明白切當然後著於赦文行於天下則上之所謂頒者無虛文下之所沾者皆實惠矣

明復讐之義 丘濬

臣按復讐之義乃生民秉彛之道天地自然之理事雖若變然變而不失正斯為常矣以五行之理論之如金生水金為火所克水必報之水生木水為土所克木必報之木火土三行皆然人禀五行以有生有以生之必有以報之人知所生者必報其所由生是以相保愛相護衛不敢相戕殺非但畏公法亦畏私義非但念天理亦念人情此人所以與人相安相忘而得以遂其有生之樂也然人世有無窮之變王法有不到之處天理有

未定之時或相殺焉殺之不以其罪泯之不存其迹急之不容其緩是故所殺之人其父也其子曰父生我者也而人殺之是無我也我何以生爲必殺之以報我所生所殺之人其兄若弟也其兄若弟曰兄若弟我同生者也而人殺之是蔑我也必殺之以報我同生我不報之人設殺我而我兄弟不爲報吾謂之何所殺之人其交好游從也其交好游從者曰若與我交好游從彼非不知也而殺之是藐我也必殺之以報我所知我不報

之人設殺我而我交好游從不為報我謂之何天下之人凡有生者皆相為死則彼不逞之徒不仁之輩不敢起不仁之念蓋慮其人之有子若孫有兄若弟若交好若游從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赴愬於有司聲寃於皷石也而王法雖公刑官雖明然無愬告者則其寃亦不能以上達此聖人制其法於禮使凡為人子為人兄若弟有父母兄弟之讐則必赴愬於官不幸而無子孫兄弟則其所交游者雖非血屬亦得以為之伸理焉苟愬於

公而公不為之報或其勢遠而力弱事急而情切一時不能達諸公奮其義而報之則亦公義之所許也禮所謂不共戴天不反兵不同國盖謂為人子為人兄若弟為人交游恒各以是存諸心必報吾父必報吾兄若弟必報吾交游不然吾不與殺吾父者共戴此天殺吾兄弟者吾遇之必不反兵殺吾交游者吾與之必不同居此國甚言必殺之以報所讐不但已也解禮者乃専以為私報所讐狹矣禮盖兼公私言也不能報以公必報以私斷斷乎其必然

此先王立禮之意也三代之時皇極建而公道明非士師無擅殺之吏非天命無枉死之人非獨無不報之讐而亦無讐可報也然先王以好生為德恒恐一人之不得其生而或有以戕其生者故既本天地相生之理制刑罰之常以弼教又因五行相克之理明報復之義以垂訓使人知殺人之親交者必死殺已之親交者必報而不敢相戕害以喪其生相容隱以忘其死此古昔盛時所以人無冤聲天無戾氣而世無禍亂之作也自秦漢以來此義不明一

切以法律持世惟知上之有法而不知下之有義所謂復讐之義世不復講至于有唐陳子昂韓愈柳宗元始因適有報復父讐者而各言所見要之皆是也而未盡焉謹案周官朝士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所謂報仇讐者非謂為人子若弟者親手刺刃於所讐之人凡具其不當死之故與所殺之由達于官者皆是欲報其仇讐也既書其情犯而告于官而其所讐者或隱蔽或逋逃或負固而報讐之人能肆殺之以報其所親之讐則無罪焉盖人

君立法將以生人無罪者固不容人之枉殺有罪者亦不容人之擅殺所以明天討而安人生也茍殺人者人亦殺以報之曰吾報吾所親之交讐也不分其理之可否事之故悞互相報復無有已時又烏用國法為哉孟子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人明不為士師則不可以殺人也朝廷當明為之法曰凡有父兄親屬為人所殺者除悞殺戲殺過失殺外若以故及非理致死者親屬隣保即為之護持其子若孫及凡應報復之人赴官告愬如

無親屬其隣里交游皆許之府縣有碍赴藩臬藩臬有碍赴闕廷徑赴者不在越訴之限若官司徇私畏勢遷延歲月不拘繫其人而為之伸理其報復之人奮氣報殺所讐者所在即以上聞特勅理官鞫審若其被殺者委有冤狀而所司不拘其人不具其獄即根究經由官司坐以贓罪除名而報讐者不與焉若所司方行拘逮而或有他故而致遷延即坐殺者以擅殺有罪者之罪而不致死焉若不告官不出是日而報殺者官司鞫審

殺當其罪者不坐若出是日之外不告官而擅殺者即坐其親屬隣保以知情故縱之罪而其報復之人所殺之讐果係可殺則讞以情有可矜坐罪而免其死若官吏假王法以制人於死律有常條不許私自報復必須明白赴愬若屢愬不伸而殺之者則以上聞委任大臣鞫審如果被殺者有寃而所司不為伸理則免報讐者死而流放之如胡氏之所以處張瑝者而重坐經由官司之罪若被殺之人不能無罪但不至於死則又在隨

事情而權其輕重焉如此則於經於律兩無違悖人知讐之必報而不敢相殺害以全其生知法之有禁而不敢輒專殺以犯於法則天下無難處之事國家無難斷之獄人世無不報之讐地下無枉死之鬼矣

戒濫縱之失 丘濬

臣按宋至理宗時土地已蹙窮民殘喘待日而斃多方以嫗乳之猶恐不足以存而一時監司守令乃為嚴刑苛法以籍民財以殘民命理宗在位方以崇尚道學為

事務虛名而蔑實政當是之時為監司守令者豈無學道學之流乎要之皆趣時好名之士非真有心於居敬窮理以濟人利物者也卒至於傷天地之和壞國家之脈而有喪敗之禍也嗚呼豈無所自哉今去宋季不遠其淫刑之具如所謂腦箍超棍之類世猶有襲而用之者伏惟國家以仁立國乞勑有司痛加禁革敢有於律文訊杖之外巧意用刑者坐以違制之律造之者重罰用之者除名是亦順天心壽國脈之一大事也

廣東司題名記 彭韶

國初元風未殄民嗜刑憲時雖倣古設六曹稍更刑曹所轄都官比部之制分為浙江江西福建山東北平四川山西湖廣廣東廣西河南陝西十二部其雲南隷陝西部後更曰清吏司凡以屬廉節盛任使也永樂間安南內屬置交阯司又析雲南四川之交為貴州置貴州司而北平陞為北京始置司後廢合十三司司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或三人四人當是時官置在

金陵而北京設行部車駕廵幸又稱行在官以從罷則否無常員至十九年辛丑北京告成乃置曹司一依金陵舊制後加以行在又廢交阯而雲南自為司方定都之初百務草剏率皆權寓莅事今城隍廟西惜薪司俗呼舊刑部是也正統辛酉改建於此始去行在正六曹之名而金陵謂之南京官聯如故然其主事僅一人而此則定員三人並正副郎為五人而選任甚嚴數十年來政平訟理君子謂諸公有助焉

贈按察使陳子序 彭韶

陝西按察司副使大竹陳子陞浙江按察使惟國家定制按察之官總司諸路刑獄日讞其牒歲告成言其道有二曰詰姦正辟訊究平反而已矣詰姦正辟義之謂也訊究平反仁之謂也仁以經之義以緯之而天下之刑斯平矣然義尚震曜其功顯而譽易以興也仁務寬恤其德隱而憎嫌是故深文密理詳於詰民之姦而正其辟世無遺法矣訊究平反則曰未遑焉蓋㬥㬥于義

而仁之澤鈌如也或曰執法當如是也夫法者中而已法重當以入法輕當以出斯均謂之執也必曰執也附入不附出則法之戕人慘於矛戟聖人無用法矣自古稱執法有如張釋之者乎犯蹕者除死罰金盜鐶者宥族棄市未嘗無出理鷹鸇鳯凰其祥不同藥石梁肉其效異也大竹曰善哉言乎凡司命之所顧閒也

贈主事陳君之南京序　彭韶

法者天下之平而吏所以司平者也在漢惟張釋之用

之為然至張湯則變怪百出吏能狀之矣予少時好惡
方明感激釋之事中夜欲舞豈獨願為執鞭哉比入仕
前後俱在刑曹轇轕之餘心與時化迹其遷就之意大
抵湯趨向也豈惟予為然僚屬之中公相傳襲求廷執
如釋之者絕少至使善類無所仰賴予葢不忍言也嗚
呼韶豈敢以不肖之身而律他人又豈敢以不肖之心
而恕他人哉幸有人焉固望其為吾黨雪恥矣餘姚陳
君直之其人歟方直之年少取進士如拾芥議論英發

平生抱負要自云云然涉世日淺困心衡慮之事耳得聞之而身未始行之夫聞之與行意味滋别是未可以自許之端而決終身之策也凡平法在人而持平在心釋之必正心克己人也故其法平湯必偏心忌克人也故其文害直之之始拜官刑屬非有二張之寄然平心守法則何嘗以彼此分耶要必提撕此心寧下無高寧拙無巧即時所欲罪吾視諸三尺所欲釋亦視諸三尺既豪强不必巧詆貧弱不用曲文涵養之久澹然塞淵

隨物應之耳異時推排漸至大用式敬之效予知所被者遠矣不得已而面折廷諍又不得已以身決去就猶曰國有人焉直之將取法古人而予以釋之顧之蓋忝同官之好舉所急者為贈非必直之止於此也雖然釋之亦豈易輕哉

名臣經濟錄卷四十七

名臣經濟録卷四十八

明 黄訓 編

工部 營繕

星變陳言疏 龔煇

題為應詔陳言蘇民困以弭天變事奉本部劄付該貴州道監察御史郭弘化題該本部查議内開合俟命下之日一面通行原差買木燒瓴郎中等官張淑龔煇劉

悌張問之等各查原派木板若干甎料若干曾經採買燒造已完若干未完若干各以三分為率果勾二分其餘一分未完即行停免差去各官務將已完甎木督同各該司府等官選差的當官員支給雇覔水手并水陸車船盤費押發起運方許回京先將起運過數目星馳奏報等因題奉欽依備劄到臣奉此案照先該臣欽勅茲以營建仁壽宮及先蠶壇殿命爾前去四川地方并貴州西路收買楠杉大木爾可會同彼處鎮巡官選委

司府佐貳官員動支應解本部銀兩照數收買或諭土官進貢或照事例名商作急起運赴京以濟急用務要多方訪求從長計處木必擇其圍長合式堅實不空價必定擬兩平不致虧官損民以致僉解委官押運等項事宜一一議處務令停當承委官員中間果有盡心所事得木數多地方不擾者具奏旌擢違慢沮撓推托誤事不服調度者五品以上官叅奏處治六品以下徑自提問各該地方敢有官豪勢要并貪利之徒包攬害人者

聽爾處治禁革不許寬縱有妨大事其餘俱照該部題
准事理施行爾為部屬受茲任使宜持廉秉公著實幹
辦安靜行事務使木以時至而工不遲誤價從官辦而
民不怨嗟斯為爾能如或處置乖方事誤民怨責有所
歸爾其欽承之故勅欽此欽遵并奉本部劄付為營建
宮殿事內開會同鎮巡等官先行選委素有才力守巡
等官各一員分定其官於其處收買仍各奏疏知不許
別項差委各官各照分定地方住劄專一督同府衛州

縣掌印等官查照先年事體名商差人多方訪求從長計處照數收買運各水次每月近則三次遠則二次開報郎中處驗勘合式及無空腐隨便印記編號定委能幹府州佐貳官員陸續解運接濟鎮巡郎中等官每三箇月將買過木植數目日期奏報遇有二號以上大木并圍圓六尺以下中材截長補短堅實可用者折數充解等因計開四川布政司收買三號楠木五千根各長四丈五尺至四丈徑三尺五寸至三尺三號杉木一千

五百根各長四丈五尺至四丈徑二尺五寸至二尺四
號杉木一千五百根各長五丈至四丈五尺徑二尺至
一尺七寸楠杉木連二板枋各二千五百塊杉木單料
板枋一千五百塊栢木一百二十根各長三丈徑三尺
柚木一百五十根各長三丈徑二尺五寸貴州布政司
西路收買三號楠木五百根各長四丈五尺至四丈徑
三尺五寸至三尺三號杉木五百根各長四丈五尺至
四丈徑二尺五寸至二尺四號杉木五百根各長五丈

至四丈五尺徑二尺至一尺七寸楠杉木連貳板枋各
五百塊杉木單料板枋五百塊栢木三十根各長三丈
徑三尺柚木五十根各長三丈徑二尺五寸備劄到臣
巳經會行四川貴州都布按三司各掌印官查議應行
事宜并委司府佐貳督木官員職名及查見在買木銀
兩不敷支用乞要開例納銀并請内帑銀兩接濟等項
及據四川布政司經歷司呈報儹完上年楠杉大木一
千三百三十八根板枋三百八十五塊於嘉靖九年十

月十五日差委重慶府衛同知趙淮知事王經綸綿州判官楊著黔江縣主簿戈璨領解赴京交納各緣由前來會本具題外又奉本部劄付為傳奉事計開四川收買楠木七十五根各長四丈五尺至三丈五尺徑二尺五寸至二尺杉木二百五十根各長四丈至三丈五尺徑一尺五寸至一尺二寸楠木連貳板枋九十塊連三板枋二十八塊杉木連二板枋六十塊單料板枋五十五塊備劄到臣又經案行四川布政司派屬買補呈

報類解又奉本部劄付該本部題除請給內帑查無舊
例借取惟開納各項事例相應舉行內開陝西布政司
并廬鳳淮揚等府開納事例銀兩協濟四川買木等因
題奉欽依備劄到臣俱經會行四川布政司通行所屬
名納及差官分投催解接濟去後續該四川布按二司
督木左叅議何鰲僉事李文忠各陸續呈報買完堪解
大木板枋數目前來已於嘉靖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差
委夔州府通判黃圖宜賓昭化二縣主簿劉秉俞傑領

解楠杉大木七百一十七根板枋四百三十塊嘉靖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差委重慶府通判潘雍富順銅梁二縣主簿馬總王九臯領解楠杉栢木七百六十一根板枋八百六十六塊本年十二月十一日差委嘉定州同知姚廷用江安大昌二縣主簿許侃于龍領解楠杉栢木一千一十六根板枋四百七十八塊連前趙淮等領運共四次實解過楠杉栢木三千八百三十二根板枋二千一百五十九塊俱經各起具數會題除貴州布

政司已經奏有欽依案行該省欽遵施行外臣復親詣各該買木衙門往來督併節據敘州等府木商周洪川等訴稱先年採木唇齒之下令次採木俱在深山曠野懸崖絶澗人跡罕到之處洪川等各領官銀不一雇募夫米不等各於烏蒙忙部馬湖等處採運每廠用夫不下三五百名每月食米不下百十餘石扺架天橋勞苦萬端方得一木出水先次取木八千因是接濟遲延故使累年未結今次取木尤多二年不能一濟何以得完等

情又經備行四川布政司通查庫銀解發接濟隨據該司經歷司呈奉本司劄付奉撫按衙門案驗據接管承行典吏張宣庫吏徐翺吊到卷簿查得本省原議買木減用價銀共七十一萬六千七百三十八兩先該本司致仕左布政使徐鈺查報本司廣濟庫貯先次大木支剩及順慶敘雅三處解到夔州嘉定二處解司未收發回原買木銀并嘉靖元年起至九年止各州縣解到工部料價等項銀兩共一十四萬一千五百四十六兩九

錢五分九厘六毫有零續因放支不敷呈允撫按衙門借支庫貯户禮二部并南京工部料銀五萬九十四兩督木何叅議呈借本司解發重慶府軍餉銀一萬兩督木李僉事呈借重慶府賞功銀二千四百一十九兩一錢二分七厘五毫共銀二十萬四千六十兩八分七厘五毫嘉靖十年七月起本省開例續收并陜西廬鳳淮揚兩淮都轉鹽運使司等處解到例銀及保寧府解還借過大木銀兩共四萬二千二百五十六兩八錢九厘七

毫七絲七忽以上通共銀二十四萬六千三百一十六兩八錢九分六厘八毫七絲七忽尚少四十七萬四百二十一兩有零該本司左右布政使侯位劉淑相會同按察使楊淳署都指揮僉事余承恩看議得除收支前項銀兩外近蒙督木工部郎中龔案驗奉本部劄付動支司庫贓罰缺官柴薪銀兩共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九兩六錢七分五厘八毫通共止有二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六兩五錢尚少銀四十五萬三千五百七十一兩

三錢有零及查司庫鹽糧二價僅足備邊茶價備賞賚

畨況原開各項事例已經年終停止再無別項儲積又

查得往年採買大木俱有借支料價贓罰之例令司庫

止有收貯户禮二部并南京工部料價自嘉靖五年起

至嘉靖十一年六月終止所屬陸續解到銀三萬九千

二百五十三兩三分六厘六毫四絲七忽四微并先前

支剩各部料價銀四萬六千三百八十九兩共八萬五

千六百四十二兩及所屬府州縣庫貯嘉靖八年九年

十年分儲積贓罰金六十七兩五錢九分六厘銀九萬一千七百一十一兩有零請降明旨動支給商方克濟事等因到臣令奉前因行據叙州等府備將各商採木山場履歷事宜申送前來委果山川險惡蠻烟瘴雨之所毒害虎狼蛇虺之所傷殘係于民命數多誠可流涕臣會同巡撫四川等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宋廵按四川監察御史朱議得營建大木乃皇上仁孝至情及修復古制以一新天下耳目敢不竭力盡心但四川僻處

一隅非若他省商販湊集今名雖召商實皆土民給領官銀入山拖運正德以來節奉採取相近水次木植砍伐罄盡今次採運俱在深山窮谷人跡不到之處吊崖懸橋艱難萬倍比至溪澗必待夏秋洪水泛漲方抵大江使夏秋無水雖竭力殫財窮年歷歲必不可得查得永樂初年勑差尚書宋禮等到蜀採取大木踰尋丈許者僅得數株然猶以為賴山川之靈立祠歲祀以彰殊異嘉靖六年又該工部侍郎黄奉勑前來四川督買楠杉

栢木八千一百三十五根板枋六千七百一十塊兩年以上止得大木五百根板枋五百塊起解隨該廷臣建議以為勞民傷財即行停止今甫及二年共解過木板五千九百九十一根塊率皆梁棟美材踰尋丈許者不下五百根數此豈人力所能實由皇上聖德格天雨澤時降山川協靈草木協用故自昔所不可得之材一時盡出雖蜀中父老以為目所未見懽聲動地相慶更生而臣等亦仰賴聖德之休自以為可少逭不職之罪正

欲俯順下情具奏定奪今若必欲務足二分之數則更生之喜且復嚣然喪其樂生之心矣何者雨澤由天僥倖難再似此曠世奇絕之遇似不可以復得况該省連年兵荒相仍民窮財盡遠近徬徨朝不謀夕公私俱竭將何取辦徒坐困一方之民而已且天下之事有緩有急而民生休戚係國家安危理亂之機竊計郊壇蠶室漸次落成其仁壽一宮當亦無幾解過木植亦足應用兵革之禍止於一方且或出於不得已者聖人猶慎用

之重民命也土木興作派及天下使前項宮殿財用既
敷而徒以紛紛不急之故上困公家下敝萬民是猶廢日
用飲食之養以侈冠裳之飾儀觀雖美元氣恐竭固不
待有識者亦為之寒心矣臣等觀漢文帝欲作露臺其
費百金以為中人十家之產遂止不為古今以為美談
臣等又見邸報該講官吳惠進講節蒙聖諭輔臣李時
等曰省無益之費停不已之役令其所將指者開陳以
救時務急臣等稽首仰而嘆曰聖天子明見萬里無益

之費無過磚木不已之役無過營造我皇上聖學之功
仁民之念一至於此真與唐堯夏禹儉德相同而漢文
又不足言矣海隅蒼生亦復何幸臣敢倣鄭俠故事繪
圖隨進伏望陛下軫念民生困苦採運艱難合無通查
各廠堆放并令各省買完起解未到木植數目約筭有
無足彀應用其一應各衙門修造不急之務俟民生少
甦財用少給然後徐為之處將未完之數暫行停止再
照善經理者更政而政愈行善使民者勞民而民不怨

亦惟在不失民信不拂民情而已前項已解大木因無接濟錢糧尚未得領前價商人日夜懸望以需補給又有已領價銀三分之一見在追併砍伐在山將至水次者若一槩追銀還官棄其木則可惜轉相責則無主往年拖欠木銀至今未完可照仍將前項料銀贓罰准其照例借支補給以全民信此後欠木商人有木則委官驗量陸續起解無木則照舊追銀盡數還官以順民情似為官民兩便情法無失大工以成地方攸賴財無不

給之虞民有更生之樂矣如蒙乞勅該部再加查議以俟遵行惟復别有定奪緣係應詔陳言以蘇民困以弭天變事理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劉徵親賫謹題請旨

採運圖前説 龔輝

謹按全蜀古梁益之地險阨四塞獨冠天下唐杜李二子形諸咏歌至稱天以擬之固以見非人世所宜有也乃若採取所由特異内壤人跡不到魑魅魍魎之區其山則有若青岡黑蕩古嘴磨角偏脚坎頂薄刀棺木殺

人剔腦猿猴菩薩峻虎陷鬼蚍退馬鞍之類其水則有若龍吼魚鮮羊角雞肝滕虎喂賊落眉結髮雷鳴混陣裹柄剪刀閻王老虎帚節鬼門以至眼號穿錢路名鬼錯灘成八害崖目萬人之類顧名思義險實與俱第不幸而不遇二子寂寥無聞其亦幸而未經品題不拒人於千里自分終棄之材猶得以登廟堂之用也作山川險惡寒巖氷壑崎嶇萬狀攀木緣崖索橋傴僂升之則躋於九天之上降之則入於九地之下怵目駭心神魂

飛越作跋涉艱危嘗聞蚺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禽獸偪人自古為然而况深山窮谷老箐荒林固其所窟穴哉作蛇虎縱横道里之遠程以千計夫役之衆日以百計供頓之繁歲以萬計櫛風沐雨水陸疲勞雖雞犬亦有所不寧者作採運困頓斷岸千尺下臨無際結搆重疊綿亘數里作飛橋度險梁棟美材天地固秘藏之重以頻年採取之故所遺無幾崇岡疊巘限隅高下其為力且百倍於曩時作懸木吊崖人日食米一升一夫負米五斗

往返之期有七日自給之外僅足以給二人萬一變生不測趨赴少後緩急何所濟作飢餓流離輕生嗜利夷虜之常以逸待勞以衆暴寡昏夜乘間將何所不至哉作焚刼暴戾天災流行勢所必有加以蠻烟瘴雨之所侵淫飢渴勞瘁之所揺奪鮮不及矣作疫癘時行至若灘高水落為力尤難築堤壅泉架木飛輓若轆轤之汲井然游移前却日不能以一里作天車越澗波濤泛漲衝激四出挽留無計仰天太息要之水旱俱病惟川蜀

為然作巨浸飄流上自藩臬以至若府州縣轉相督責撫字之心誠勞而職業固然不敢怠廢矧無知犯法小民之恒性哉作追呼逮治山林材木初不必其皆良兼之天時人事參錯不齊外直而中空者十之八毀折而遺棄者什之九僥倖苟且百纔一二宿負未償新逋是急稱貸不足繼以田宅田宅不敷繼以子女子女不給隨以妻妾夫人孰不欲有宮室之奉夫妻子母之屬哉自全之道固如是也作鬻賣償官驗收登記比次成筏

連筋挾頂雇募器用之類種種各備每筏為木凡六百有四為竹凡四千四百有五為銀以兩計者凡百四十有八公私耗斁莫可勝記作驗收找運自蜀至京不下萬里每運為筏以二十三十為率每筏運夫四十每夫日計直十分之五大約三年其為直殆且六萬要皆生民膏血日朘月削其存幾何父往子來曾無寧歲出萬死於一生作轉輸瘐斃噎不自膏野草則瘞於江魚之腹隨其所在動若陷穽彼青黄雕刻木之災也楩楠杞梓

獨非生民之災乎夫楩楠杞梓愛護而保全之徒以應營建所需之故而陛下赤子曾楩楠杞梓之所不若三復萇楚之詩為之於邑

採運圖後說

蜀省採買其為府者凡六其為州者凡十其為縣者凡六十有四其為衛者凡七其為宣慰宣撫長官司者凡八臣煇謹按採運履歷舉見凡例繪為一十五圖如右其山川險惡未暇覼縷所謂存十一於千百焉耳按圖

索迹觸類引伸可想而見也其跋涉艱危採運困頓飛橋吊崖飢寒疫癘蛇虎傷殘焚刼暴戾巨浸飄流瘴泉越澗皆出於人言之所稱述畫工之所想像使身親歷之復身親圖之則一時議擬形容臣不識又當何如其追呼逮治鬻妻賣子以致驗收找運轉輸疲弊之狀臣目可得而見口可得而言第恨手不可得而圖耳要之苦心惟良工也彼繪畫者流烏足以與此哉雖然所可圖者迹而已矣抑末也昔孔子繫易之辭有曰天地之

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寳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是財者民之心民者邦之本非細故也傷財病民元氣隂耗雖苦心良工不能措手可以意得不可以迹求也古今天下之瑞無踰於人今嘉祥殊祉莫不畢集所乏惟人瑞耳凡以土木之役未息故也此役誠息則財裕民安元氣充實太平斯有象矣臣當更上人瑞之圖以足當今之所未備仰惟皇上聖德好生與天地相為流通顧臣奉使無狀不能宣揚德意無所逃罪復以不

識忌諱致勤陛下宵旰之思臣雖萬死何以自贖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稽首頓首謹志

題欽奉勅諭事 蔣瑶

營繕清吏司案呈案查先奉本部送准户部咨開太倉銀庫見在銀二百一十六萬兩有零不勾支用要將事故官軍銀兩通行裁減及行兵部將外衞已到并在營各項官軍量撥一號發山陵等處做工脱或有碍閘太僕寺馬價見有一百九十餘萬兩亦可動支接濟等因

題奉聖旨是這事故官軍折糧銀兩着便停止兵部即
查各項見在官軍分撥各工應用以節省國儲欽此到
部送司該本部議得停止夫運係該兵部掌行其雇匠
辦料之費應該本部措處合行總督工程及各該科道
等官會議缺欠銀兩合於何衙門借支作何處辦通議
停當會題候旨施行等因奉聖旨是國家營建舊規止
是派撥官匠官軍做工户部支與糧賞比緣崇建郊壇
工程重急權議動支兵部馬價銀兩添雇夫匠以速告

成原非常例令各項工程延緩累歲乃至雇直之費糜耗無紀況中間侵冒無稽程督不嚴奸弊滋深以至庫藏空虛工無就緒各該職掌督理監視等官都好生玩法欺蔽待工完之日驗閱工程巨細比量支費多寡一併追治即令措處錢糧掣停夫運你部裡便會同戶兵二部逐一悉心查議區畫停當來說欽此備行到司查得嘉靖十五年五月內該內官監開稱啓建兩宮修飭七陵預建壽宮并建行宮合用官軍做工隨該武定侯

郭等議將團營該補京衛事故官軍内摘造三萬員名在於兩宮三大營撥四萬員名在於山陵俱支月糧行糧賞米冬衣布花每各折支銀五兩九錢九分通行户部扣送各該工所應用節奉聖旨依擬欽此續該户部議稱拽木官軍止支行糧賞米並無支給月糧布花每名止該銀一兩八錢又該武定侯郭題稱兩宫山陵等處做工官軍七萬員名每名該支月糧行糧賞米冬衣布花銀五兩九錢九分共該銀二十萬九千六百五十

兩扣送工所應用及原題户兵二部歷年拖欠皇庄子粒銀一十三萬八千九百兩馬房子粒銀二十二萬七千五百兩各營草塲子粒銀七萬七千三百兩大約總計四十五萬兩合令該部將見在太倉糧銀馬價内先行照數借支户部每年漕運脚價及抄關鹽引餘銀亦當查出送工部接濟應用等因題奉聖旨是修建諸陵建造兩宫皆非得已工程重大該用銀兩數多摘造官軍月糧布衣等項都照前旨扣送拖欠子粒銀兩着於太

倉馬價內借支漕運脚價等項餘銀即便查出送工部
接濟户部朦朧覆奏顯是推托怠慢堂上官且不查究
該司官罰俸三箇月欽此又查得建造廟制該同知建
造事吏部尚書等官汪鋐等題為嚴查點慎出納以圖
大工完美事節奉聖旨這所奏各項營建委多奸弊匠
役官軍私行賣放虛支糧價入已物料止憑官匠開報
濫無紀極今後匠役官軍着科并差委官員分派工所
逐一查點物料也着科道官會同該部委官公同收支

如有仍前勒揹分例銀兩一應作弊的指實參奏其餘都依擬行欽此又查得嘉靖十八年閏七月内為急缺大工銀兩俯從區處以裨聖政事該本部查得户部拖欠事故官軍折糧等項銀兩數多即令工程緊急合行該部將事故官軍折糧銀三十五萬九千四百兩并通惠河扣省脚價三十萬兩即日兑送工所應用其皇庄子粒并馬房草場子粒共三十四萬一千六十七兩兵部各營子粒銀七萬七千三百二十六兩七錢二分合

照前旨於太倉銀庫并馬價銀內兌送接濟等因奉聖
旨戶部看了來說欽此該戶部覆題事故官軍銀兩節
差主事彭大有等并大峪山扣省脚價差主事陳天資
運送十萬兩外及子粒銀兩先儘見在貯庫五千三百
三十四兩九錢其餘移咨總督倉塲左侍郎李廷相查
南京戶部近解銀內委官秤兌交納接濟奉聖旨是都
依擬行欽此俱經通行欽遵去後除戶部事故官軍折
銀先後陸續觧過及扣省脚價內解十萬兩外其餘扣

省銀二十萬兩各須子粒銀三十四萬一千六十七兩共銀五十四萬一千六十七兩并兵部各營子粒銀七萬七千三百二十六兩七錢六分節催未見解到又查得先年工程興作各色匠役該內官監做工運料該兵部各撥官匠官軍應用户部關支賞糧工部止是辦料各有職守故費省而工速成自四郊之興兵部權議自支馬價雇募人夫以補軍數之不足後令夫匠盡出工部是以雇直之費支給不敷又查得先年內監料計各工

錢糧合用之外不過量寛一分本部仍以三分為率處辦二分送用其扣留一分止是節損舊規原無錢糧存部聽取近年計料愈增比時二分之數且或未滿而工亦告成如近時神庫神厨原派石灰九百萬斤止用四百萬斤城垣木柴原派一千三百餘萬斤止用一百三十餘萬斤一號等殿原派紅黄等銅八萬一千九百斤後又添派四萬五千餘斤生漆原派一十三萬三千斤後又開取一十三萬二千斤壽宫奉祀房神宫監開派

木植動以數十萬計監視科道等官比照長陵式様間數計筭比之原料不過十之二三餘可例見所以曠歲遷延糜費無紀致使庫藏空虛又查得慈慶慈寧等宫崇先奉先一號等殿在外山陵壽宫行宫及沙河行宫各處已完未完工程前後共用過銀六百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九十餘兩俱係借支户部太倉并太僕光禄等寺各項銀兩并本部名納事例各項料價及事故官軍折糧銀兩支出之數其西苑仁壽宫皷樓六聖碑亭景

皇帝碑及涇簡等王端妃等妃墳所各項支費不下數十萬兩又皆本部那支柴炭等項料銀從權支給又不在於前項支過銀內之數及查得各處司府題派額派柴炭葦課皮料軍器折銀等項銀兩歷年拖欠數多雖有解到者俱已放支并前項那借殆盡其未完者俱各不行解發後有前項興作別無權宜區處令户部因見慈慶宮完議將山陵等處事故官軍折糧銀兩通行停止行令兵部撥軍做工運料已有明旨無容別議外但

本部應該放支工匠銀并節慎庫應該放支商人料價二十餘萬兩見今庫貯不滿五六萬應給之數將欠幾倍將來之費又未可已逆料失今不處何以支持以上俱應計議停當庶免後艱等因通查案呈到部臣等會同太子少保戸部尚書臣梁右侍郎臣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臣張等議照國家營建必資于財力財力不足則營建何由而成國家財力莫患於糜費糜費不除則財力何由而足今據該司所呈内外併興工程二十三處每

日雇覔夫匠九萬四千七百餘工一年則費銀一百八十七萬五千三百餘兩又每年雇車脚價銀三十四萬五千餘兩鋪商料價一百餘萬兩又匠官計料數目過多即前數項可以類推此錢糧之不足一也本部在京工程已極繁重而承天工程又復一十餘處扣除本省及河南事例銀七十萬兩加之江浙川湖南直隷貴州各省扣除買辦木料銀五百餘萬兩蘇州府臨清州磚廠扣除磚價運價百萬餘兩兵部沙河城池工程借用

杉木及各該撫按借留軍器折色銀共十餘萬兩且各項事例開納已久近來上納者稀每日畸零數人而已此錢糧之不足二也本部料價匠價葦課及軍器折色各項事例銀兩各該司府或借支不還或扣留不解甚則轉解侵欺不行追究本部屢經催解視如故紙卒有緊急無處那支此錢糧之不足三也如此欲弊之革利之興得乎欲財力之足營建之速成得乎為今之計除已前做過夫匠本部那借補支外其餘自命下為始兵部

查照舊規分撥官軍酌量前項內外工程廠作大小做工及琉璃黑窯臺基山西等廠般運磚瓦木植等料本部食糧民匠各衛食糧軍匠通行查出照前酌量工程廠作分撥做工其前雇覔夫匠遵奉明旨各行停㨶如皇穹宇慈慶宮沙河行宮即令工完分撥各工併力湊用若果工程重大官軍官匠不敷兵部自行動支太僕寺馬價本部動支節慎庫銀兩各雇覔添補二部委官各照職掌會同科道逐一查照如官匠官軍不行赴工

各管工人員責放影射及私占等項着實追問叅究其餘物料及各處載運木石磚灰等項脚價本部支給縁令錢糧缺乏容本部請勅就近齎與採辦抽分郎中等官會同彼處撫按分投委官將前項料價匠價葦課軍器折色各項事例銀兩儘其見在查出截數解來接濟有侵欺者追完問罪發落干碍職官一併叅究然目今欠少工食料價脚價大約數十萬兩翊國公郭等於臺基廠屢次無銀支給請告紛紛無以措手況以後逐月

放支其數尚多又無從處辦若待前項催解銀兩動經
歲月緩不濟事議將户部原欠前項銀六十一萬兩兵
部七萬兩作速照數動支解發以濟前急該户部尚書
臣梁說稱太倉銀兩自興工以來本部借過事故旗軍
及未到上班官軍共支過二百九十三萬四千七百餘
兩今太倉止有二百一十萬兩軍國重事豈宜再支扣
省脚價俱已用盡皇庄子粒止有五千餘兩其餘俱奉
詔蠲免職掌關係義難緘默兵部尚書臣張說稱太僕

寺銀兩自興工以來支過五十萬兩倘各邊有事用馬何以措手草場子粒銀止有一萬兩似難動支臣等回稱太倉糧銀太僕寺馬價固軍國重事然營運亦朝廷重事既已興工勢難中輟況户部今年明年尚有扣省脚價又令年漕運間有議徵折銀兵部馬價及缺官柴薪銀兩尚多俱堪動支且事有經權時有緩急均乞聖明裁處為照工程重大物料浩繁該監監工收料委官三百三十餘員耗費寖廣樂于遲延拔本塞源尤在於

此除總督大臣總其大綱外若夫仰承德意督率屬官
嚴速工程惜財省費此臣等與內官監掌印官之責也
以朝廷之心為心以國家之事為事同舟共濟勿分彼
此此臣等與戶兵二部堂上官之責也點查軍匠稽考
工程有弊即言無益即革此臣等與科道官之責也若
使內外羣工體國奉公各任其責各蠲其私則大工可
完諸費亦少節矣再照工興日久財用已殫問之府庫
則空虛無計可借問之生民則疲憊無處可徵臣等日

切驚憂不遑寢食仰惟皇上敬天尊祖光前裕後之作俱已周全正尭舜垂拱之日與民休息之時也伏望天語戒飭羣工早畢諸役以紓聖慮以迓天休臣等待罪工曹荷恩深重豈敢緘默依違從事伏乞聖明亮察臣等無任恐懼祈望之至緣係欽奉勑諭及奉聖旨是國家營建舊規停當來説事理等因嘉靖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具題二十六日奉聖旨這各項工程皆朝廷重事乃祖制未及舊典或遺與今日為民事神之弗獲已

者若所司能竭忠奉公自能工完費省令軍匠歇閒歲
費雇直百萬兼以虛名實數冒支糧賞徒手幼孩濫充
雇覔每工放支銀兩利歸私室富却奸徒上下蒙蔽曾
無一人舉正及有旨督責方纔說出靡費又不明白指
陳除製雇覔夫匠依擬太倉銀兩今後再不許動支見
令各工合用銀兩軍匠數目并應該釐正事宜你每還
遵照前旨會同盡心議處畫一停當來說務要共任其
責不許自分彼此欽此

名臣經濟錄卷四十八